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Fyodor Dostoevsky, showing him from the chest up. He has a high forehead with receding hair, dark eyes, and a very full, dark beard and mustache. He is wearing a dark coat over a light-colored shirt with a dark cravat.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荣如德 译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著;荣如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书名原文: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ISBN 7-5327-3352-1

I. 卡... II. ①陀...②荣...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843 号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и томах, тт. IX-X,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9.125 插页 2 字数 779,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 册

ISBN 7-5327-3352-1/I·1960
定价: 47.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重要人物表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地主
德米特里(米特里、米嘉、米剑卡)·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长子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次子
阿列克塞(阿辽沙、阿辽什卡)·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幼子
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	——米嘉的母亲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	——伊万和阿辽沙的母亲
帕维尔·费尧多罗维奇·斯乜尔加科夫	——卡拉马佐夫家的厨子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	——米嘉母系的亲戚
彼得·福米奇·卡尔甘诺夫	——米乌索夫的远亲
卡捷琳娜(卡嘉、卡笈卡)·伊万诺芙娜·维尔霍夫策娃	——米嘉的未婚妻
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维特洛娃(格露莘卡、格露莎)	——米嘉的情妇
叶卡杰丽娜·奥西波芙娜·霍赫拉科娃	——有钱的寡妇
丽扎(Lise、莉兹)	——霍赫拉科娃的女儿
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	——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

- 玛 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 —— 格里果利的妻子
- 库 兹马·库兹米奇·萨姆索诺夫 —— 商人, 格露莘卡的姘夫
- 穆 夏洛维奇 —— 格露莘卡的旧情人
- 符 鲁布列夫斯基 —— 穆夏洛维奇的同伴
- 佐 西马神父 —— 修道院长老
- 约 西甫神父
- 帕 伊西神父
- 菲 拉邦特神父
- 米 哈依尔(米沙)·奥西波维奇·拉基津 —— 神学校学生
- 玛 丽亚·康德拉企耶芙娜 —— 卡拉马佐夫家的邻居
- 尼 古拉·伊里奇·斯涅吉辽夫 —— 退伍上尉
- 伊 柳沙 —— 小学生, 斯涅吉辽夫的儿子
- 郭 立亚·克拉索特金 —— 伊柳沙的同学
- 尼 古拉·帕尔菲诺维奇·涅柳多夫 —— 预审推事
- 伊 波里特·基里洛维奇 —— 检察官
- 米 哈伊尔·马卡罗维奇(马卡雷奇)·马卡罗夫 —— 警察局长
- 马 夫里基(奇)·史梅尔卓夫 —— 派出所长
- 菲 久科维奇 —— 律师
- 赫 尔岑什图贝 —— 老医生
- 瓦 尔文斯基 —— 医生
- 彼 得·伊里奇·别尔霍津 —— 青年公务员

特里丰·博里塞奇

——客棧老板

玛特辽娜

——格露莘卡的厨娘

菲妮娅

——格露莘卡的侍女，玛特辽娜的孙女

马克西莫夫

——破落地主

献 给

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
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

①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本姓斯尼特金娜,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记员,1867年成为他的续弦夫人。她曾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陀氏很大帮助。陀氏死后,她又为保存对这位作家永恒的纪念作出许多贡献。除著有回忆录、1867年日记以及编辑出版过六部陀氏全集外,她还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内建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分馆,那里藏有陀氏的手稿、书籍、照片和遗物。

作者的话

我在动笔为本书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之时，心情有点儿困惑。事情是这样的：虽则我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称做本书主人公，可我自己也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大伟人，因而我能预见到读者必然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例如：尊驾所写的那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竟被选作这本书的主人公？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谁知晓此人？此人因何而出名？凭什么要读者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未了那个问题最是切中要害，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您读了这部小说，也许自会明白。”可要是读完小说仍不明白，仍不认为我写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便如何是好？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已经伤心地预见到会这样。在我看来，他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我能否向读者证明这一点，本人极表怀疑。问题在于他可以说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尚未确定、有待澄清的人物。不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以明确求之于人，那也未免奇怪。有一点恐怕大可不必怀疑：那是个奇人，甚至是个怪人。但是，奇也罢，怪也罢，在引人注意这一点上多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人人力图把个别化为一般，总想从千奇百怪的现象中找出哪怕一点点共同之处的时候。而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难道不是吗？

如果读者不同意如上的论点，说“不是这样”或“不总是这样”，那么，笔者在对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看法上倒是比较胆壮了。因为怪人不仅“并不总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而且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上也许还具有整体的内核，倒是其余和他同时代的人全都像遭到狂风袭击似的，不知为何一时间纷纷脱离了他……

其实，我本不想作这一番极其乏味而又模棱两可的解释，干脆免去开场白就写正文算了，读者如果喜欢的话，好歹会把它读完的。但糟糕的是，我虽然只给一个人立传，可要写的小说却有两部。主要的是第二部，那是本书主人公在我们的时代亦即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事，它几乎算不上一部小说，而只是本书主人公青年时代初期的一个瞬间。我不可能把第一部小说略去，因为那样的话，第二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便会令人莫名其妙。但是本来已在犯难的笔者却由此而越发捉襟见肘了：倘若为他立传的我自己认为，用一部小说来写这样一个不足道、不明确的人物已属多余，那又怎么能写上两部，我这种狂妄的做法又该作何解释呢？

由于想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决定索性不去解决它们，而是绕道而行。洞察幽微的读者自然早已料到我一开始便有这样的倾向，只是恼恨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些废话，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倒可以确切地回答：我一直在说些废话，浪费宝贵的时间，这首先是出于礼貌，其次也是为了耍个花招——反正不能说 I 事先什么也没有交代。尽管如此，本书“在基本上保持整体的统一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分成上下两篇，这甚至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读者了解其上篇之后，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值不值得继续读它的下篇？当然，任何人都受任何约束，即使上篇只看两页就把书一扔也可以，并且从此不再打开它。但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颇具涵养的读者，他们肯定要把全书看完，以免在作出不带偏见的评价方面出现失误，例如俄国所有的批评家都属于这一类。不管他们多么有始有终和不偏不倚，我还是要向他们提供十分顺理成章的口实，好让他们开卷不久就把此书撂下，这样，我在这些人面前毕竟可以少几分内疚。好了，开场白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这是多余的话，不过既然已经写下，那就让它留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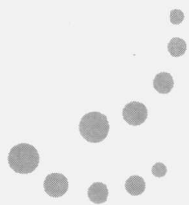
现在言归正传。

目 次

作者的话	1
第一卷 一户人家的历史	1
第二卷 不该举行的聚会	33
第三卷 酒色之徒	103
第四卷 咄咄怪事	189
第五卷 正与反	251
第六卷 俄罗斯修士	333
第七卷 阿辽沙	385
第八卷 米嘉	431
第九卷 预审	531
第十卷 大男孩和小男孩	607
第十一卷 伊万	665
第十二卷 错案	775
尾 声	885
译 后 记	911

第一卷

一户人家的历史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一位地主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卡拉马佐夫神秘地横死于十三年前，笔者将在以后叙述的这件血案，当时曾使此人大大出名，而且在我们那儿至今仍有人提到他。关于这位“地主”（我们那儿都管他叫“地主”，虽然他一辈子几乎从不住在自己的田庄里），眼下我只想说，那是个奇怪的主儿，不过这号人也颇不少见，其特点是不仅品性恶劣、道德败坏，而且冥顽不灵，——偏偏此等冥顽不灵者非常精于理财敛财，不过此外看来一无所长。例如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就差不多是白手起家的。他这个地主简直小得不能再小，老是东奔西走吃人家的白食，涎皮赖脸充当帮闲，可是到他死下来竟有十万卢布家产。与此同时，他一辈子却过得始终像一条最最冥顽不灵的浑虫，这在我们全县都是数得着的。我再说一遍：那不是愚蠢，这类浑虫大都相当聪明和狡猾，——可就是冥顽，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国粹。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为前妻所生；另外两个——伊万和阿列克塞——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前妻出身于相当富有的名门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本县地主。一位妆奁颇丰、长得也漂亮的小姐，外加聪明能干——如今这一代中间固然不少，但在上一代也并非没有，——怎么会嫁给这么个没出息的“孱头”（当时谁都这么叫他），我不想过于细述。不过我知道，有位属于更早时期所谓“浪漫”一代的小姐，她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顺顺当当地嫁给自己所爱的一位先生，然而经过若干年神秘的恋爱之后，她自己臆想出种种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一个风狂雨暴之夜，从悬崖状的高高陡岸上纵身投入水深流急的河中，纯粹死于她自己的怪念头，只是为了仿效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

她早已看中的那堵岩壁不那么峭拔入画，而只是一道缓坦的寻常河岸，那么自杀也许压根儿不会发生。这是真人真事，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最近半个多世纪里这样或类似这样的事情想必发生过不少。同样，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此举无疑也是受人影响、思想被俘所致。她也许想显示一下女子的独立性，置门第观念于不顾，准备冲破自己家族的专制束缚，而善于迎合的幻想使她相信（大概只有一会儿工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卑为食客，毕竟属于那个奔向美好明天的时代，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大胆、最具讽刺性的人物之一，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小丑，此外什么也不是。这段姻缘中特别够味儿的一点还在于，它是以私奔的方式实现的，这可太合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胃口了。至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即使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当时也完全会来这一手，因为他一心一意想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攀一门好亲，又得到嫁妆，那可太诱人了。要说两人之间的爱情，看来根本不存在——无论是女方还是男方，尽管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容貌姣好。这也许可算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例外。此人一辈子是个无出其右的好色之徒，随便哪个娘们只要向他一招手，他立刻会趴在对方裙下。然而唯独自己的原配夫人居然没有引起他特别强烈的情欲。

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在私奔之后，立刻就明白，除了鄙视以外，自己对丈夫再也没有别的感情。于是，结婚的后果以惊人的速度表现出来。尽管女家对这一事件甚至没过多久便认了，并且分了嫁妆给出逃的姑娘，然而这对夫妇之间却开始了最不堪的生活和无休止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这期间表现得高贵大方，很有风度，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绝对不能与之相比。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妻子的钱在她刚得到的当时便一下子让做丈夫的全给偷走了，从此这笔数额达二万五千卢布的财产对她来说犹如石沉大海。作为陪嫁，她还得到一个小村庄和一栋挺不错的城里房子，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千方百计企图通过某项适当的手续把它们转到自己名下。他一刻不停地厚着脸皮胡搅蛮缠、软磨硬逼，惹得妻子对他鄙夷至极、讨厌透顶，以致心力交瘁，只想摆脱。老实说，单单由于这个缘故，他本

来十拿九稳可以达到目的，但幸亏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亲属出来干预，那个贪心鬼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尽人皆知，他们夫妻之间经常打架，不过据传，并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打老婆，而是皮肤浅黑、敢作敢为、火爆性子而又天生强壮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倒过来揍老公。后来，她终于离家出走，跟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跑了，把三岁的米嘉丢给丈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立即在家里养起了一大帮女人，成日价纵酒狂欢。在放荡的间歇中，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所有的人哭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何把他抛弃，同时还叙述种种细节，一个做丈夫的居然好意思细说自己婚后生活中的这些事儿，也太不识羞了。主要的是，他似乎乐于在所有的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这么一个可笑的角色，还要添油加醋地着意渲染自己如何受尽委屈，这样做甚至使他感到满足。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尽管您遭到这样的不幸，可是看上去那么洋洋得意，旁人还以为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做官了呢。”许多人甚至还说，他对于自己能以翻新的小丑面目出现感到高兴，而且假装并没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滑稽，那是故意让人觉得更加可笑。不过，这也许是他的天真使然亦未可知。后来，他总算发现了出逃的妻子的踪迹。原来这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已一起迁往彼得堡，她在那里无拘无束地过起彻底解放的生活来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马上大起忙头，准备动身前往彼得堡，——去干吗？——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他也许真的就这么去了，可是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立即认为有权再肆无忌惮地痛饮一番为自己壮行。就在这个当口儿，他妻家获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已死在彼得堡。她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在某处的顶楼上死了，有的说死于伤寒，而另一种说法好像是饿死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在酒醉状态中得到妻子死讯的。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兴奋地高举双手，仰天大喊：“现在放开了。”^①可是另一些人则说，他像个小

① 这是基督教会举行葬礼时所念悼文中的语言。全句应为：“主啊，现在你放开了你的仆人，使之平静地离去。”此处可以理解成费尧多尔为“上帝放开了他的妻子”或“妻子放开了他”而兴高采烈。

孩子似的嚎啕大哭，直哭得别人瞧着他甚至觉得可怜，虽然人人都讨厌他。很可能两种说法都对，他庆幸自己得到解放，也为解放他的死者哭泣——两者兼而有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得多，天真得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

二

甩掉第一个儿子

这号人会是个怎样的父亲，怎样教育孩子，当然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与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所生的一个孩子压根儿扔下不管，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做丈夫的感情受到伤害的缘故，而是干脆把他完全给忘了。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喋喋不休地向所有的人哭诉，而又把自己的家变成酒池肉林的时候，才三岁的小男孩米嘉全靠这家的忠实仆人格里果利照料。当时要不是他关心米嘉，恐怕连孩子的衬衣也没有人给换。

偏偏孩子的母系亲属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似乎也把他忘了。他的外公——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本人——当时已不在人世；他那移居莫斯科的遗孀——米嘉的外婆——实在病痛太多；阿黛拉伊达的姐妹们又都出嫁了。因此，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米嘉只得待在仆人格里果利身边，和他一起住下人的木屋。不过，即便老子还记得这个儿子（他总不可能真的不知道米嘉的存在），他自己也会打发孩子回到木屋里去，因为他要纵欲酗酒，孩子毕竟会妨碍他。但是，死去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有位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接连住了好多年，当时他还非常年轻，不过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是个突出的人物，他挺开明，在首都和国外见过不少世面，而且可以说，一辈子都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到晚年则成为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平生先后结交过许多他那个时代自由